



10月13日,北京首都旅游集团、北京首寰公司与美国康卡斯特 NBC 环球公司共同宣布,将在北京建设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在历经 13 年的波折和等待之后,北京环球影城项目终于一锤定音。

环球影城来了

■本报见习记者 张文静

在 3D 世界中与变形金刚并肩作战,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体验哈里·波特的魔幻生活,在动画电影《神偷奶爸》的场景中与小黄人一比谁更萌……几年之后,人们不用再踏出国门,在北京就可以体验电影与现实融合带来的乐趣。这一切的实现,源自今年 10 月北京通州环球影城项目的正式启动。

2015 年,上海迪士尼魔法王国主题乐园也即将开园。世界著名主题公园品牌陆续进驻中国,不仅将给人们的娱乐生活带来新的色彩,也将在中国主题公园行业发展中引起巨大的变化。

环球影城进驻中国

北京环球影城位于通州文化旅游区,预计 2019 年建成开业。这是继美国好莱坞、奥兰多、佛罗里达、日本大阪,新加坡圣淘沙后,全球第六座、亚洲第三座环球影城,建成后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

环球影城与迪士尼主题乐园、环球嘉年华并称为世界三大主题公园。2013 年,世界各地的环球影城共吸引了 3500 多万游客。同时,环球影城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带动作用。比如,位于大阪的环球影城带动了大阪湾周围地价的上升,当地酒店入住率提升 20%,甚至高出东京。

但尽管如此,环球影城的热闹并没有给它进入中国铺平道路。

实际上,早在 2001 年,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的筹建计划就开始启动。13 年间,不断有搁置、暂停等消息传出,选址城市也曝出过北京、上海、郑州、珠海等多种传言,直到今年 10 月正式确定落户北京通州。

“当时,环球影城进入中国受到抵制,原因之一是害怕美国文化对我们的侵袭。”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北京合美智泉旅游规划设计院执行院长、北京绿维创景规划设计院主题公园分院院长冯锦凯说道,“但是近几年来,我们的观念开始扭转,也看到了环球影城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而且,当前民间资本雄厚,也会影响政府决策。”

冯锦凯认为,当前国内的主题公园,包括做得较好的欢乐谷系列、方特系列在内,没有一个能与迪士尼和环球影城相媲美。“所以能放开一点是很好的。”冯锦凯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只有孙悟空、猪八戒,但世界性的主题公园中有一系列人物层出不穷。儿童也需要多元化的内容,游乐应该是无国界的。”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张广瑞看来,一些国际著名主题公园品牌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谈判时间较长或者出现过反复,都是正常的。“这说明,无论是这些品牌,还是中国政府,对大型主题公园的决策是认真的,是考虑了多方面因素的。”

对于迪士尼主题乐园和环球影

城会侵蚀中国文化的担忧,张广瑞更是认为没有必要。“毋庸讳言,迪士尼是美国品牌,宣扬的主要是美国文化和精神。然而,半个多世纪里,其吸引力总体上保持不衰,这本身就说明它的主题内容积极健康,而不是低俗的,其表现方式是先进、超群、不断改进的。而且,当它进入一个新的国家后,也会根据当地的文化背景 and 市场需求进行调整。”

年轻的中国主题公园

环球影城起源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好莱坞,迪士尼主题乐园的原型米奇老鼠乐园建于 1955 年。这两大主题公园品牌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中国主题公园建设则比较年轻。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打开,人们首先看到的是迪士尼和好莱坞环球影城。随后,日本援助了一些设备放在中山公园,于是国内开始模仿。”担任北京石景山游乐园副总经理达 21 年的冯锦凯,说起国内游乐行业的发展如数家珍,“20 世纪 80 年代以游乐场为主,90 年代开始加入故事线,由此出现了主题公园。2000 年以后,华侨城的欢乐谷系列、华强方的方特系列陆续出现。”

作为中国游乐制造业创始人之一,原北京实宝来游乐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大连万达文化旅游规划研究院专家顾问的毕建宾也经历了游乐行业在中国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

毕建宾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是 1980 年的一个星期天,他听说北京中山公园有一台日本产的“登月火箭”,便带着 9 岁的儿子去体验。虽然排了 2 个小时的队,但那种惊险刺激所带来的乐趣却让他毕建宾感到震惊。回到家中,毕建宾彻夜未眠,他意识到,中国儿童乐园的滑梯压板时代要结束了,现代化电动控制的各类游乐设施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儿童乐园。

第二天,当时在国营七〇六厂厂品车间任机械设计师的毕建宾向领导汇报了情况,并提

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要设计一架自动升降飞机。”此后,经过半年的时间一年的生产试制,1982 年,毕建宾设计完成的自动升降飞机卖给了北京北海公园。运行第一天,北海公园人山人海,游客争相乘坐。从那时起,毕建宾就一头扎进了游乐制造业,一干就是 30 多年。

“改革开放 30 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游乐行业发展到顶端了,我认为的世界四大主题公园品牌迪士尼、环球影城、六旗和嘉年华全都在中国齐聚。它们的到来为中国游乐行业带来了竞争,我们自己的主题公园接下来如何发展是国内投资商必须面临的问题。”毕建宾说。

然而,在张广瑞看来,这个产业发展的春天依然未到。“30 多年来所谓主题公园的建造热潮此起彼伏,但在这些大潮中崛起并成功的人凤毛麟角,虎头蛇尾者昙花一现者不计其数,还有一些若温水池中蛙,自知其苦。”

“或许由于当前国内的人造景观同质化问题普遍,或者说,在一个城市或地区这类景观多了一些。”张广瑞说,“但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主题公园品牌,还没有一个真正在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大陆落户建园。按照目前中国旅游休闲的市场需求,这样世界级主题公园品牌再进来几个也恐怕不多。”

建设创新性的主题公园产品

“虽然中国在主题公园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出现了像华侨城这样的中国主题公园本土化品牌,但我们必须承认与国际大品牌之间的差距。”张广瑞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的主题公园行业基本上还固守着建造景区的理念,在建造模式上多为照搬或模仿,在文化主题的选择上多是历史文化,缺乏接地气的创意,在经营上往往急功近利,倚仗的还是门票经济,缺乏产业链的构造和可持续发展的设计,即使有产业扩张,也主要在于同类产品的异地复制。

他山之石

提起第一次看到国外游乐园的情景,北京合美智泉旅游规划设计院执行院长、北京绿维创景规划设计院主题公园分院院长冯锦凯依然历历在目。

1985 年底,由于当时建设石景山游乐园的需要,冯锦凯赴日本知名的游乐设备供应商泉阳兴业株式会社考察。“在大阪,我看到了他们建设的游乐园,我第一次知道游乐园是怎么回事。”冯锦凯回忆说,“随后,我又去东京看了迪士尼主题乐园。”

目前,全球已建成的迪士尼乐园有 5 座,分别位于美国洛杉矶、奥兰多、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和中国香港,冯锦凯去过其中的四个迪士尼乐园。

“洛杉矶迪士尼适合年轻人,规模不太大;奥兰多迪士尼则以大为特点,而且佛罗里达半岛环境非常好,整体就像一个公园;法国迪士尼则更倾向于儿童,惊险刺激的项目较少。”冯锦凯说,东京迪士尼则是“项目最多、管理最好、服务人员最发自内心”。

“我还记得,在东京迪

士尼中看到从各地来的小学生,他们都穿着校服,园中有很多义工,他们组织得非常好。”

在洛杉矶迪士尼,有个叫作“百鸟朝凤”的游乐项目让冯锦凯印象深刻。“当时我们在一个屋子里,突然,墙皮掉了一块,冒出一只美国大鸚鵡,摇头摆尾地唱歌。随后,各面墙上突然开始这里蹦出一只,那里蹦出一只,一共有上百只。紧接着,又从屋顶放下来一个吊篮样的东西,会喷水,里面还有鸚鵡。这个活动持续了大概半小时。”冯锦凯描述说,“当时我觉得这太厉害了,你根本想象不到,我们的技术水平也做不到。我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国内有主题公园引进了这个项目,但只有四只鸟,人家有上百个。”

作为专业研究者,张广瑞也曾游览过不少主题公园,包括荷兰早期的马杜拉公园、英国早期的索普公园、瑞典的斯堪森公园、芬兰的圣诞老人村以及美国和日本的主题乐园。“我最大的感受是,很多主题公园的创意是从吸引孩子的兴趣出发的。”张广瑞说,“我非常喜欢丹麦乐高公园的创意,而现在最赞赏芬兰的愤怒的小鸟的创意,这一点是我从小孙

子沉迷于这个电子游戏感受得到的。”

在张广瑞看来,这样的主题使这些主题公园影响着下一代一代的“铁杆粉丝”。在这些著名的主题公园里,主要的不是在看什么景观,而是置身于整个环境之中,参与其中。

“一个好的主题公园虽然主题是限定的,但创意是变化的,再次去肯定有新惊喜、新体验。更为重要的是,好的主题公园的创意不仅在园内,而且在园外,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在这一点,张广瑞认为美国的奥兰多迪士尼做得就非常非常好。

“当你到奥兰多之后,你感觉到那里不仅有买票可进入的主题公园,整个奥兰多市就是个没有围墙的迪士尼世界。你要花钱的地方也不只是购买门票,无论你走到哪里,带有唐老鸭等迪士尼标识的东西林林总总,总有一种让你心动。”张广瑞说,“一本书、一幅画、一只光盘、一个水杯、一块手表、一个背包、一件衣服,或者住一夜旅馆,喝一杯咖啡,看一场电影,度几天假,似乎事事都与迪士尼相关。这才真正称得上是迪士尼的文化产业,而远远不是一个孤立的景区。”



郭刚制图

文化资讯

《科普创作通览》出版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科学普及出版社和中国科普研究所协办,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基础科学与高技术委员会承办的《科普创作通览》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科普创作通览》分上、下两卷,全书 76 万字,由科普作家董仁威担任主编,松鹰、尹传红、陈俊明担任副主编,全国 24 位著名科普作家、科普理论家历时 8 年打造。本书是 1983 年《科普创作概论》问世以来,30 年间出版的唯一大型科普创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普读物,填补了我国新世纪科普创作人才培养教材的空白。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刘嘉麒为该书作序。他认为该书“全面回顾了我国科普事业和科普创作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展示了不同历史阶段涌现出的杰出科普作家和他们的代表性著作,系统阐述了科普的理论与方法,并通过典型事例,细致地介绍了科普创作的经验

以及科普与社会、科普与人文、科普与艺术等方面的关系与渗透,其内容之丰富,资料之详尽,可谓《科普创作通览》,是从事科普工作的重要学习读本和培养科普创作人才的很好教材。”

海外华人科普作家甘本被评价:“《科普创作通览》是对我国科普界的历史和现状、人物和作品、深度和广度、继承和创新、水平和功力、影响和贡献等的一次严肃的回顾与审视。”(温新红)

纪念萨根诞辰 80 周年座谈会举办

本报讯 近日,为纪念卡尔·萨根诞辰 80 周年,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人民邮电出版社、中国科普研究所举办了一场座谈会。参与座谈会的数十位嘉宾称得上是中国科普界的“大咖”,包括中国天文馆事业开创者李元、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于毓麟、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大光、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顾实、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监事长吴岩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萨根的“忠粉”。

萨根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在科学、文学和社会公共事业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就,是太空科学和太空探索的化身,他被誉为“科学的形象大使”。

萨根虽然在中国的科普界赫赫有名,却不为中国大众所了解,而萨根对科学的态度,特别是理性地评价科学与技术的作用又是这个时代所急需的。

萨根撰写了多部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品,中国引进出版过《伊甸园的飞龙》《暗淡蓝点》《布鲁卡的脑》《魔鬼出没的世界》《宇宙》等。今年是《暗淡蓝点》原著出版 20 周年,人民邮电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暗淡蓝点(纪念版)》,座谈会上该书举行了首发式。(李芸)

《画笔记:战争·人》举行读者见面会

本报讯 近日,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画笔记:战争·人》新书读者见面会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电视主持人崔永元与新书作者洪炉就本书的话题进行交流。

作为一名曾经的战地记者,年逾八旬的洪炉几乎参加了全国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过的历次主要战斗。《画笔记:战争·人》遴选了 300 余幅当年的写生、速写、组画、宣传画、漫画、插图等,并将这些历史画卷融入在 45 篇妙趣横生的随笔中。

尽管年逾八旬,但是在见面会现场洪炉精神矍铄。崔永元与洪炉的交往,要追溯到 2006 年中央电视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时推出的《我的长征》。此后崔永元一直在做搜集口述历史的工作,便与洪炉有了更多交流。针对洪炉新书,崔永元认为这是为保存历史、思考历史作出的贡献,称这是前辈给后人最好的精神财富。当天洪炉还亲自将自己 1949 年底到 1950 年初创作的五部油印连环画捐献给了崔永元正在建设的连环画博物馆。(王俊宁)

文化微议

高密打造莫言乡村文化体验区

随着《红高粱》电视剧开播,到“红高粱影视基地”——为电视剧《红高粱》拍摄栽种的 3000 亩红高粱——的游客一直络绎不绝,《红高粱》剧组拍摄所建的土匪窝、瞭望台、四门塔等 13 处景点,有两处已对外售票开放。

而高密县围绕莫言故居,计划投资 16.7 亿元打造莫言故居乡村文化体验区,准备将莫言小说塑造的重要经典场景搬进现实。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总体规划包括:“一心:莫言故居乡村文化体验区;一环:红高粱文化休闲走廊;一带:胶河生态景观带;三区:青草地(红高粱)影视基地、孙家口伏击战旧址、东北乡红高粱庄园;多点:红高粱种植基地、胶河钓鱼岛休闲码头、公婆庙惨案纪念馆等。”

点评:有需求就有市场。人们对莫言及其一切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出现各种围绕“莫言”品牌的产品都再正常不过了。

“子随父姓”有变化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子随父姓”是毋庸置疑的。而近年来,姓氏命名传统习俗也在悄然改变中。

在古代,女子出嫁后在自己姓氏前加上丈夫姓氏,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不过,如今新出现的“复合复姓”,多是取父母两人的姓氏合为一个姓氏,与女子出嫁、临终托孤并没有关系。

随着女性经济地位提升,也有女性提出“子随母姓”,有的“80 后”小家庭甚至为此发生争执。

有学者认为,这些现象与生育政策不无关系。如今大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是父母唯一的“接续”。对于他们的孩子,爷爷奶奶自然认为应该随父姓,而姥姥姥爷则想让自己的外孙、外孙女随母姓。

点评:这种变化只是表象,不变的是传宗接代的观念——有这种观念并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姓氏在当下代表着什么、有什么意义。

毕福剑题字用错繁体字

最近,一张毕福剑为潘晓婷题字的照片在微博疯传并引发网友吐槽。照片中,毕福剑用繁体字为潘晓婷写下“玫瑰天(九球天后)四个子,不过‘九’和‘后’的繁体却都用错了,四个字写错两个。”

事实上,“九”没有繁体字,“玖”是九的汉字大写,但一般只用于账簿记账;“后”的繁体字有两个:“後”和“后”,前面一个表方位,用于后来、后面、后宫,后面一个类似于称谓阶,用于皇后、皇天后土。

点评:看来书法真不是简单的写字艺术,老毕尚须努力!

“秒藏”百部幼儿读本中国偏少

近日,教育部官方微博“微言教育”发布了 100 本幼儿基础阅读书目,号召家长“秒藏”,闲暇之余带着孩子一起“亲子共读”。精选的书目适合 0-7 岁幼儿阅读,包括 40 本基础阅读图书、60 本推荐阅读图书。

推荐书目中以国外的绘本、童书居多,100 册推荐书中,包括台湾、香港地区在内,中国童书只有 36 本。而在 0-3 岁年龄段(基础书目表的)10 本书中,中国童书只有两本。

在中国童书偏少的问题上,书目的主要负责人说:“这主要跟创作水平有关。”国内的原创童书较少,国外绘本的互动性、趣味性,中国童书基本看不到。

点评:除了内容,创意同样重要,即如何让书更有趣、更吸引幼儿。而且有好内容也需要有好的形式。

街头艺人持证上岗

街头艺人管得好,会成为一道城市风景,在纽约、台北、悉尼等国际化大都市都有街头艺人。近日,经过选拔和培训,上海首批获得资质证书的 8 位街头艺人,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于静安区安义路沿线试点表演。这意味着街头艺人第一次在沪上获得“合法身份”。

资质证书是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表演领域包括演奏、杂技、魔术、手工等多种艺术形式。在一个月试点演出期间,街头艺人均需按照“持有证书、规定时间、指定区域”的要求进行表演活动。静安区的文化、商务、城管等相关方面也组建了专门的组委会,按照规定对没有资质的人员和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管理。

点评:由这样的初尝试开始,得到更多管理经验后,让更多街头艺人“上岗”,给他们更多自由度,真正成为大都市的风景区。

栏目主持:喜平



10月25日,上海一位街头艺人展示他的演出证。图片来源:百度图片